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凌一尧便挂了电话，我再回拨过去，却一直是关机。我在门口急得团团转，既担心她的身体，又痛恨她的小任性——她挂断电话，除了宣泄对我的不满之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却让我陷入无奈中。

此时，里面的人在喊我，我只得返回包间继续喝酒。

这次我又喝得酩酊大醉。然后坐车回工地，一路上吐得魂都要丢了，老冯摇下车窗，幸灾乐祸地问我：“你行不行？酒量还欠练啊。”

25

房东催要租金

我逞强地说：“这种酱香型的酒我不适应，否则今天早就撂倒他们了。”

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在任何方面向任何人示弱，哪怕只是喝酒，否则我会失去很多机会。

回到工地的宿舍，我躺到床上，想等酒劲儿过去再给凌一尧打电话，但我一躺下就睡着了，再睁眼时已是日上三竿。

我想起凌一尧腹痛的事情，酒一下醒了，赶紧打电话过去慰问。我问她：“肚子还疼吗？昨天夜里怎样过的？”

她说：“夜里在抽屉里翻出一些止疼片、消炎药，我吃了，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醒一会儿，直到天亮才睡着。现在好多了，就是有点虚，只想躺着。”

“昨天你怎么突然挂了电话？”

“手机自动关机了，肚子很疼，在床上缓了一会儿才去充电的。”

我又反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回去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吗，怎么没有打？”

“昨天喝醉了，回去以后就睡着了。”这样的解释让我羞愧难当，但至少是事实。

“呵呵……”她冷冷地笑着。

“你等我了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”她否认。

两人在电话两头沉默许久，我很想向她道歉，但道歉又有什么用？在她身心遭受痛楚的时候，我连给她递一杯热茶都做不到，只能在千里之外跺脚捶胸，还要被误认为漠不关心，这就是恋人分离的痛苦。

“我离开这段时间你还适应吗？”我问。

她沉默片刻，说：“还好，就是一看见你的拖鞋、枕头有些失落。”

我们干围海工程相当艰苦，与大海斗智斗勇，一边铺路一边通车，海水涨潮时就得撤退，海水一退就得抢工期，有时海浪冲得猛烈，几天的血汗都白费了。

所谓昼潮夜汐，也就是说海水在一天之内会涨退两次，白天的一次叫潮，夜里的一次叫汐。附近的渔民教我们如何掐算涨潮时间，这样一来，白天我们便可以掐时间施工，夜里派人守在海堤上，一旦涨潮，我们便要决定是撤离还是继续施工。

南京那间房子的租期快到了，房东要我们一次交满一个季度的租金，而我和凌一尧的定期存款还有一个多月才到期。她舍不得放弃利息，问我有没有现金，可我身无分文。

“那怎么办？房东都催好几天了，再不交房租，房东就要赶我走了。”凌一尧说。

“要不你还是把那定期存款取出来先用吧？”

她毫不犹豫地拒绝道：“不行，1000多元钱利息呢，丢了多可惜！”

我倒不是太在乎那点利息，但我必须满足凌一尧内心的期待——那是一笔两年期的存款，凌一尧最大的娱乐便是拿着计算器算利息。

“你先别着急，这事我来想办法。”我安慰她。

我打电话和南京的房东商量租金的事情，那是一个固执的家伙，我费尽口舌他才答应再缓交一个星期。可是，这2000多元钱我到哪里去弄呢？自我记事起，我家便与债务如影随形，那种被人催债的滋味苦不堪言，所以我几乎从不向别人借钱。

最近一次借钱还是在10年前上高中时。

当时，我和子石在大乔的带领下第一次去小网吧上网，一小时2.5元，我的5元钱很快花光了，但尚未尽兴，只得向大乔借了10元钱去续费。我们的QQ也是在那里申请注册的，大乔叫“忧郁王子”，子石叫“阳光男孩”，而我叫“追风少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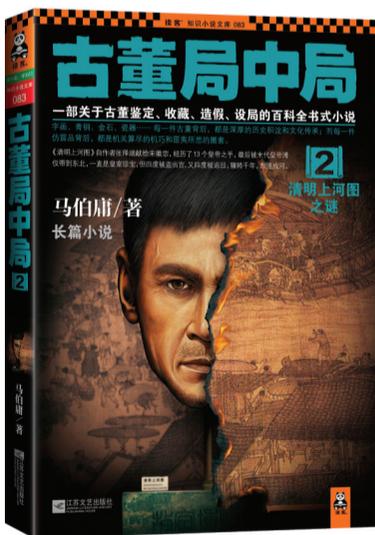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刚好有一处堤坝等待合龙，若是潮水袭来，豁口将会被冲开，下次再想合龙便难了。根据涨潮时间表，当天的潮水再过一个多小时就来了，如果现在去干，上机操作的人很可能被困在堤坝上。

甲方的总工程师焦急万分，他催促道：“你们别愣着，快去把堤坝合龙了！”

老刘慢悠悠地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出了事怎么办？安全第一。”

“你们咋怂胆小？这事没有什么危险！如果造成损失，你们也是要承担责任的！”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可是那些疑问好似杂草一般，无论如何我也搞不清楚，我根本无法集中精力，但这个时候怎么能不集中精力？我越想越急，越急就越定不下心来，脊背一阵发凉。

香很快就燃尽了，戴鹤轩把手臂用力一挥：“你选好没有？”我这时候才看

28

输了一局

了不到一半，哪里选得出来，只得草草扫过一眼，勉为其难地指着犀角雕杯道：“我选它。”

戴鹤轩把手一摊：“可惜，你输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戴鹤轩嘿嘿一笑，伸手从架子上把那个犀角杯取下来递给我。我用手一掂量，心里就凉了半截，再看那杯上的纹路，心彻底凉透了。

犀牛角有一个特点，它的纵向纹路永远都是平行的，中间绝不交错，收藏家称其为竹丝纹，而黄牛角、水牛角的纹路是交错的，如同网状。犀牛角，虽然只一字之差，价格却是千差万别。

我眼冒金星，懊悔得几乎想一头撞到玻璃橱窗上。我为什么这么急！为什么中途走神！

戴鹤轩得意扬扬，把手里的那枚古钱抛了抛：“黄克武这个人，脾气是暴躁了点，但眼光和人品不会有错，他怎么会拿赝品来蒙人呢？我告诉你吧，这古钱是货真价实的‘缺角大齐通宝’，可惜偏偏你不信。”

我的身子晃了晃，喉咙嘶哑起来：“那一道凸痕，不是伪造的破绽吗？”

“我若不说是假的，你怎么会轻易让我拿到手？”戴鹤轩笑道，“这枚钱不

是普通的大齐通宝，而是铁范铜试铸钱。而那条凸痕也不是假痕，那叫流铜。铸钱是个大工程，一次就是十几万枚，所以在大规模铸造之前，必须得先试铸几枚，以检验模具是否严丝合缝。这一枚钱，显然是模具还不够精细，以致在试铸的时候，铜液顺空隙流出了一点点，留下这么一道钱疤。”

难怪这枚大齐通宝如此贵重，这就像错版人民币，比正品还有收藏价值。

完了完了，烟烟救不出来了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也找不到了，五脉要完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心脏就剧烈地跳动起来，头有点儿晕，整个人几乎站立不住了。

“接下来交给我吧。”药不然拍拍我的肩膀，转头对戴鹤轩说，“戴先生，射覆算我们输了。”他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戴鹤轩一时摸不清他的路数，眉头微皱：“你是五脉的哪一位？”

“玄字门，药来的孙子药不然。”药不然漫不经心地往那一站，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。

戴鹤轩转了转眼珠，似乎心有不甘，但他看药不然的架势，似乎不答应就要动手了。他拿得住我，却摸不准药不然的秉性——那可是一个连自己亲

爷爷都敢出卖的狠货。戴鹤轩一时也不敢太过强硬，便大袖一挥，故作大度道：“好，亢龙有悔，事不宜极，我随时恭候就是。”

两人不怀好意地对峙了一阵，都不穿对方的破绽，便一起客客气气地下一楼。我思绪混乱，走起路来跌跌撞撞，我和药不然一起上了汽车，汽车开出十来里路，来到一处江堤旁边，此时已经天黑了，周围开阔寂静，一个人也没有，药不然看了看后视镜停了车，然后把头转向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。

“好点没？”

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，觉得头疼得厉害，而且胃部有轻微痉挛，有点想吐。

药不然盯着我：“你小子，脾气太直，喜欢钻牛角尖，一旦进套，自己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来了。你现在心境已经乱了，不能任你自暴自弃下去，幸亏我们早有准备，可以把你变回到原来的许愿。”

我默默问道：“现在去哪里？”

“中山陵。”

药不然吐出三个字。此时车外江风突然大起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